乞水记

井玉梅

小学四年级的我,第一次和母亲从皖北小县城坐火车去省城合肥。因为从没出过远门,所以我对火车上的一切都好奇——车上有厕所,自己拿着水杯能接水,座位是相对而坐,列车员推着小车叫卖零食饮料……可是母亲是不会给我买的,因为她带了保温杯、卷饼、咸菜和鸡蛋。至于零食,按照母亲的说法,小孩子没必要吃那么多零嘴儿。好吧,我只能坐在座位上观察对面的大人,或者是看外面的风景,偶尔再去看桌子上的水杯。

火车行至蚌埠,我们下车了,需要换乘另一列火车。我和母亲手忙脚乱地从人缝里钻出来,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坐着,等待两小时后的下一个车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百无聊赖的我和母亲说:“我想喝水。”母亲忙着去找水杯,突然发现,水杯和口粮都落在了座位上。母亲很懊恼,抱怨自己下车前还特地收拾好,怎么就忘记拿了。列车已经开走了,想找也找不回来了。母亲安慰我说,上了车一会儿就能到合肥,到时候见到父亲,可以带我吃香喝辣。我咽了咽口水,想了想,觉得母亲说得有道理,就忍着了。

可越忍,就越忍不下去,我越想压下那股渴的念头,它偏偏一个劲往外冒。我只能跟母亲说:“我忍不了了,渴得实在难受。”母亲还很镇定,说:“咱们走走看看,车站里好像有小商贩,去买点水喝。”可那天,车站里一个卖水的人都没有。母亲又带着我到车站值班室,可值班室的人说车站停水了,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开水。这下母亲慌了,工作人员好心提醒:“顺着铁轨边走,附近有几户住家,要不你们去要点水喝。”

母亲有点发愣,我看得出来,让她去“讨”水,她心里觉得很“窘”。可架不住我一个劲喊渴,她攥紧我的手,踏下了月台。那是一条人踩出来的土路,到处是浮灰,碎石子时不时硌得脚疼,要是远远看见火车开过来,我们还得赶紧躲到旁边的围墙根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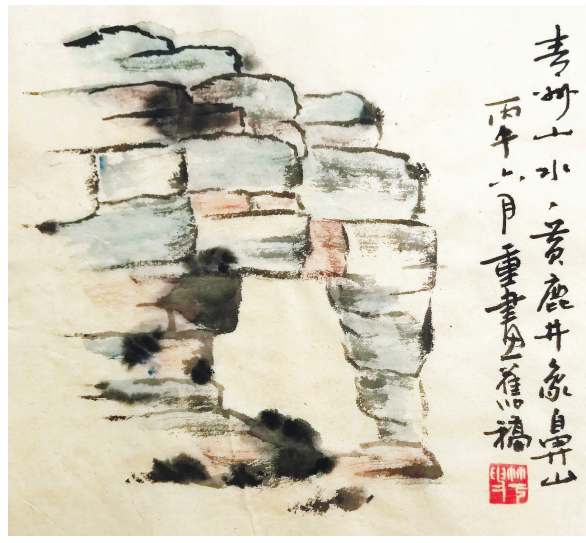
途经几处院落,门都上着锁,斑驳的院墙后传来阵阵狗吠。我们不能再盲目地走下去了,得赶紧敲开一户人家的门,“讨”水要紧。我们徘徊了好半天,才终于鼓起勇气敲了其中一家的大门,没人应声,只能接着往前走。我们心里正满是沮丧,忽然瞥见不远处有扇房门虚掩着。母亲赶紧拉着我凑到门边望了望,果然看见院里有位老太太正在打扫。母亲拉着我轻轻敲了敲门,等门内应声后才推开一条细缝,声音带着压不住的沙哑和忐忑:“大娘,我们从车站过来,水杯落在车上了,孩子渴得受不住,能不能跟您要点水喝?”

老人看着我们娘俩,我本以为会遭到拒绝,甚至被驱赶——毕竟谁知道我们是什么人,说不定是俩骗子呢。可老人急忙起身,嘴里招呼着我们进来,转身就去厨房给我们倒水。我们没好意思往里走,就站在门口等着。大娘端着一大碗水递到母亲手里,说水有点烫,刚烧开灌进暖瓶没多大工夫,让给孩子吹吹再喝。接着她又转身拿出另一只同样的粗瓷海碗,说把水在两个碗里倒一倒,凉得快。

母亲显然没想到能有这样尊贵的待遇,她脸有点发红,一边道谢一边接过碗,给我倒了几回水,还给我吹了吹,然后递给我,我一饮而尽。水热乎乎的,喝到胃里以后,瞬间感觉浑身暖暖的。

大娘叹了口气,说:“出门不容易,还带着个孩子,大人累,孩子受罪。”等我喝完水,她让我们等一下,没一会儿回来,手里攥着俩鸡蛋,非要塞给我和母亲带着路上吃。母亲说什么都不肯收,大娘硬往我们手里塞。母亲掏出钱要给大娘,大娘脸一板,说出门在外,谁还不碰上点难处,愣是把钱给推了回来。接着催我们赶紧回车站赶车,别误了点,还笑着说:“喝水这点忙我能帮,赶车误点我可没办法。”

我和母亲不停地向她道谢,心里满是热乎的感激。就凭着一碗水、俩鸡蛋,我们俩从此记住了这座小城里那位朴实老人带来的暖意。快四十年过去了,如今我去过比当年远得多的地方,旅途中却总忍不住想起这段偶遇。当年在火车站的窘迫再也不会遇上了,可那份触动一直留在心里,要是有机会,我很想成为那位能给别人“倒水”的老人,把当年接过的那碗温暖的善意,再亲手递到每一个正站在窘迫里的人手里。



●桐荫墨趣

青州山水黄鹿井村象鼻山

李新宇

众所周知,广西桂林有一座象鼻山,就在漓江边。青州也有一座象鼻山,在黄鹿井村。那一年我独自前去,从各个侧面画过它,这是比较细致的一幅。

签 名

周稀银

这些天老牛特别窝火。也难怪,这件事落在谁身上,都不会淡定。

原来,作家老牛的拥趸大浪几次索要新书,可老牛手头一时书紧,居然送不出一本样书。大浪心急,只得另寻出路,在网上淘得一本老牛的新书。

这天,老许陪大浪一起开车40多公里来到老牛家,想面请老牛签名,带着老许来,是为了拍段视频留证。这一举动让老牛有点措手不及。

老牛抽出签名专用笔,抬手做好签名准备,老许掏出手机火速进入摄像状态。或许有愧于心,见大浪拿出的新书居然还未拆封,老牛并不责怪,静静等待大浪手忙脚乱地在自己面前拆去塑封。

其实,大浪不在家预先拆封,就是想在老牛面前表达网购之真实性,而找老牛签名,也是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几个朋友都得了老牛赠书,唯有自己没有。他既想争口气,也想让这份签名来得更“名正言顺”些。

小小说

当大浪缓缓拆开塑封,掀开书的扉页,老牛刚想落下的“贵手”顿时像被按了暂停键,半举在空中。老牛高度近视镜片后的双眼露出诡异之色,大浪和老许几乎同时惊呼:“哪有这样的事情?”他们看到,这本新书已被签名了。

老牛将书扯到近前,仔细观瞧,这一瞧不打紧,真是“怒从心头起,气向胆边生”。签名正是自己的亲笔,而这本书赠予的对象,老牛也记得,是半年前追着他索要签名的一位老兄。老牛嘀咕:这是什么人啊!

大浪惶然地挠了挠头,声音发轻:“这本书定价100多块钱,但我网购仅花25块钱。”老牛捏着书页的手指泛白,指节微微发颤,镜片后的眼神沉了下来。大浪和老许站在一旁,一时也呆若木鸡。

大浪他们前脚刚走,老牛后脚便欲找那位索书又弃书的老兄理论一番,可几次欲出门均被老伴拦下。“这层窗户纸要是捅破了,最没面子的不是他,而是你自己,你又何必自取其辱?”闻听老伴的话,老牛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,呆坐在客厅里好久好久,他的指尖还残留着书页的触感,桌上的签名笔孤零零地滚在一旁。

『情』与『钱』

杨应和

“情”与“钱”,本来不同含义的两个字,却被一些人硬生生地画上等号,着实让人唏嘘。

小胡和小成相恋一年多,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,却在彩礼上达不成统一意见,最终分道扬镳。分手后的小胡终日郁郁寡欢,借酒浇愁。看她黯然神伤的样子,我于心不忍,劝她说:“天涯何处无芳草,真心爱你的人,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。”

我对小胡的安抚,让她感到了暖,也一下子打开了她的话匣子。她很委屈地对我说:“他还主动跟我分手,三十六万多吗?这是我妈提的要求,我好多闺蜜的彩礼比这多着呢。”

“三十六万,指买房首付款、汽车钱,还有五金婚嫁开销吗?”我问小胡。她噘着嘴,语气笃定地说:“这仅仅是彩礼,是给我父母的养老钱,房子、车子、首饰,另外再算。”

我终于理解了小成的决定。彩礼是一种风俗,完全不谈物质的婚事,现实中虽有,终究不多。而且,彩礼还能给女方带来一定的安全感,但得量力而行,不能盲目攀比。父母的养育之恩,是子女日后长久的孝敬赡养,而不是把女儿的婚姻当作商品交易。

“丧己于物,失性于俗者,谓之倒置之民。”追求外在物质而牺牲自我,迎合世俗而丧失本性的人,这就是颠倒了本末的人。这是庄子警醒世人的话,在婚姻上同样适用。一段好的婚恋,从来都是先看人品,再谈物质。前者关乎心灵,后者关乎欲望。人品端正,精神契合,彼此同甘共苦,相互陪伴,就算日子过得再琐碎,也是踏实、丰盈、幸福的。

反之,简单地把外在的钱财当作装饰婚姻的道具,而忽略了善良、真诚、纯粹、积极上进等这些珍贵的“隐形财富”,婚姻终将一地鸡毛。

倘若任这种功利的婚恋观蔓延,得不到有效干预,将形成不正之风,使更多年轻人陷入物质焦虑,侵蚀着爱情与婚姻的本质。

肝胆篇

树立正确的婚恋观,终究要从每个人内心、家庭风气做起。少一些世俗虚荣的攀比,读懂爱情本来的模样,才能守得住长久安稳的幸福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粉色围栏

王锦辉

“粉色围栏”是近年走红的网络热词,概念和“信息茧房”相近,指的是网络算法为用户搭建起的无形舒适圈。这里的“粉色”,用来形容这类内容轻松讨喜,能给浏览者带来即时的愉悦感;而“围栏”则代表着无形的边界,指平台算法为用户构筑出的局部内容范围。

当你长期使用某一平台、积累下足够的用户行为数据后,平台就会根据你的浏览记录,持续推送贴合个人喜好的内容。比如平时总爱看娱乐内容的用户,首页就会被段子、短剧、娱乐圈八卦填满。这样的“粉色围栏”一旦形成,用户初期会因为刷到的全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,觉得无比自由顺心。可长期沉浸其中,就会发现自己能接触到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单一。“粉色围栏”没有设置任何强制门槛困住用户,却用持续的情绪满足悄悄收窄了用户看世界的视野边界。我们应当主动跳出同质化的信息包围圈,多去接触不同维度的多元内容。